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佻薄

詩曰視民不佻禮曰小人以薄蓋佻薄者前哲之所戒也淳素既隱道化多缺仁厚之俗替而侮慢之風長其有搢紳之士簡傲之民忘謹愿之規恣忿躁之性以嘲玩為辯以陵忤為材譏議人物貶忽僚友或劇言而歴

詆或顧影而自嘉執屏面以疾驅著岑牟以疊曲脫散冠帶怠棄司存踰越典常敗亂雅俗以至干白簡之奏陷丹筆之議而不悔焉於戲處其厚而不處其薄者誠君子哉

漢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長安中章臺下街也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便面所以障面蓋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嫵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又音舞嫵好媚也有司以奏敞帝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帝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後漢孔融字文舉為少府融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輙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袁紹之敗也融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時曹公平紹以袁熈妻甄氏賜五官中郎將即魏文帝也

禰衡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

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云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孔融愛衡才數稱衡於曹公曹公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曹公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名為鼓史因大

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曹公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音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衡擊鼓作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撾者擊鼓杖也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曹公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

不怍曹公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曹公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曹公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曹公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梲木杖也通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曹公怒謂融曰禰衡竪子孤殺之猶雀鼠爾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

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至荊州劉表甚賓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馬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祖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馬祖子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

魏何晏尚太祖女為駙馬都尉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内晏性自喜動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鄧颺為中郎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入兼中書郎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

蜀彭羕廣漢人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薦之於太守許靖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於

州牧劉璋璋髠鉗羕為徒隸

李譔為右中郎將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

晉阮籍魏末為步兵校尉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母終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繇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阮咸為散騎常侍咸初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

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燦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潘岳為河陽令負才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為武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

陸玩初為元帝丞相參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

導𣱵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

謝絢會稽王驃騎長史重之子也絢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

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爾

王獻之為中書令時郗愔子超有重名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嘗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超字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顧愷之初為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愷之矜伐過寔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雒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苻朗以前秦青州刺史來降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

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甞設讌請之朝士盈坐竝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

宋范泰為光禄大夫時領軍將軍趙倫之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第所至倫聞之大喜每載

酒肴請𥘉

王惠為征虜長史時會稽内史劉懐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悉何所見惠曰覺卽時逢小人爾

荀伯子為御史中丞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戲傲閭里故以此失清途

范曄為太子詹事性精微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

忌過分必害沈寔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林道人沈寔易和以自比也

謝惠連為彭城王法曹參軍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

方明所知

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寫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川府寮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為廣州所統增城令

劉瑀為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峻書曰

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爾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

羊志善醫術孝武殷貴妃薨令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謔帝亦愛狎之

南齊王瞻宋徐州都督玄謨之子初仕宋為王府參軍
嘗詣劉彦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
膝唯余二人彦節外迹雖酬之意甚不悅豫章王嶷少
時早與瞻友瞻嘗候嶷高論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
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楷
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笑稱
嶷小名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
卿來諱武帝銜之未嘗形於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

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宫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丘靈鞠為驍騎將軍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别淵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強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又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東還掘顧榮冢江南地方

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張融為中書郎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致甚多隨人同行稽遲不進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謂儉曰歟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

為慕勢而令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嘗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中摠明觀講教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問難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職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融假東

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帝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帝大笑

謝朓為尚書吏部郎朓嘗輕江祏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於是搆而害之

諸葛曧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而赦之

沈瓚之為晉陵令性麤疎好犯太守王亮諱臣欽若等曰亮父名攸亮不堪遂啓代之瓚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屨下牀跣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去

劉祥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輕言肆行於朝士多

所貶忽王奂為僕射祥與奂子融同載行至中途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檀超高平金鄉人解褐為州西曹甞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

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

卞彬為綏建太守性輕險甞品第禽獸之目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

斗唯唯羣浮閽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梁褚緭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未能自致唯緭獨不達乃與江州刺史陳伯之俱入于魏魏人欲擢用之因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行獵墮馬而死

劉孝綽為祕書監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

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
語及呼騶卒訪道塗間事繇此多忤於物
張纘為湘州刺史初吴興吴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
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
之湘鎮路繇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座意不能平
忽舉盃曰吴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
孺見父不悦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
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

又亡時人為張纘一盃酒殺吴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陳陳暄義興國山人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揷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宫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暄素通脫以俳優自

居文章諧謬言語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

後魏胡叟仕宋為梁秦二州刺史叟少聰慧在魏時京兆韋祖思多茂時彦知叟至名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聊與温凉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俗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

傳誦之以為笑狎

慕容契濟南王白曜弟之子契輕薄無檢以名家子擢為中散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為祕書監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寛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

楊儉為北雍州刺史與弟寛皆輕薄無行為流人所鄙

甄琛為侍中車騎將軍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

裴伯茂為中書郎與宇文忠之同省嘗侮忽之忠之色黒呼為黒宇

李搆為通直散騎常侍父華有八子搆其長也次敬義為光祿大夫次叔向為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次幼緒早亡次季脩博陵恒山二郡太守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脩名行嶮暴無禮為時所賤

畢晳為祕書郎諸畢朝不乏榮貴但惟薄不脩為時所鄙

北齊徐之才初在南齊號為神童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乃特原之後入北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縣可活之才聰辯多智時唐邕白建方

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䓗之元日對邑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

魏收初爲神武晉陽中外府主簿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竝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

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故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昔在雒京輕薄尤甚人號之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飲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遵彥愔字也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

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文宣即位除中書令俄兼太子詹事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獮猴與狗鬬帝寵狎之

司馬子如為司空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

李構為譙州刺史時人語宋遊道為獮猴面構嘗因遊

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徒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猴而衣帽也將與搆絶搆謝之豁然如舊

封孝琰為通直散騎常侍時祖珽輔政孝琰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盧詢祖為築長城子使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和氏和士開也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栁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那延也邢邵

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後周張肅為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

隋盧思道仕北齊為黄門侍郎思道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繇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

侯白為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劉炫為太學博士性躁競頗誹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繇是官途不遂

宇文化及右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繇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

唐崔信明太宗貞觀中為秦川令頗蹇傲自伐常賦詩

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緜是為世所譏

杜審言則天登封初以隰城尉預選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駱賓王高宗末為長安尉落拓無行好與博徒遊

鄧玄挺為中書舍人性俊辯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

稱爲口寔

喬琳代宗時爲監察御史倜儻疎誕好譚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燿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

王縉大歷中與元載同爲相載用事縉畢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希載旨以言詞凌詬無所忌憚初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如此

顧況德宗貞元初為著作郎況頗習詩詠而不修檢操宰臣李泌薄其為人置之散位泌殁後以宿憾搆嘲誚之聲為憲司所劾故貶秩

陸長源貞元中歷汝州刺史宣武軍司馬性輕佻言談無度又恃微才傲物所在人畏惡之

孟叔度貞元中為宣武軍節度董晉判官輕佻好慢易軍人軍人皆惡之

温庭筠宣宗大中初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然

士行塵雜不修邉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諴令狐縞之徒相與酣飲終日繇是累年不第

梁羅隱唐末舉進士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兩浙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隱戲為詩言鏐微時騎牛操梃之事鏐亦怡然不怒

後唐馬郁唐末為幽州刀筆小吏少負文藝節度使李全忠子威曾問其年郁曰弱冠後兩周星歲傲形于色

後威繼父為帥首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郁但頓顙謝罪威曰如子之事吾平生之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後為莊宗太原副留守郁初與同幕王緘皆事燕王劉仁恭郁本府名位先達緘學術雖優然才性梗滯居燕時職官未達故郁在河東稠人廣衆之中頗指緘有所請謁呼王緘而已嘗閱所為文因謂之曰孰知王緘中道有言語得無異乎

盧程初為莊宗河東推官性識驕誕浮薄自矜篤厚君

子多所惡焉外恭内很好幸人災同光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梁將王彦章陷我德勝寨羣情忷忷内外𨘷然帝於楊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胷紿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帝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邈明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

劉岳為吏部侍郎時馮道初入中書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兎園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散騎常侍

晉孔崇弼為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人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多從貢

舉人狹斜之遊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巧宦　附勢　朋黨

巧宦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知君子之仕也先勞後禄輔國庇民率履不乖富貴自至小人之心也

則異於是不顧其行不信其言阿諛便辟僥倖險詖以巧宦為臧謀以蹊徑為得路憑庇附贅託勢權門懷金輂璧買交貴室期於滿欲了無愧恥既以此得亦以此敗負乘覆餗不謂不幸云爾

漢段宏濮陽人始事蓋侯信景帝王后兄也信任宏任保舉也官亦再至九卿

司馬安汲黯姊子也亦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

石十人

張湯杜陵人也初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給事內史後為廷尉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造至詣也請謁也造音七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公孫宏數稱其美

陳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潔然善事人贈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

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帝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陳咸萬年子也為南陽太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

後漢史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

魏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年十六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

劉類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循人事不廢於世

晉陸機為平原内史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宋何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元凶弒立其子偃為侍中掌詔誥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文帝即位任遇無改

南齊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為小吏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為兖州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

李安民武帝永明中自撫軍將軍丹陽尹遷尚書左僕

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
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梁任昉齊明帝建武中仕不過列校東昏永元中紆意
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
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宋李雅為南康太守罷郡市宅居吕僧珍之側僧珍問
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
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

弗為通疆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孫廉謙之從子也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

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後魏侯天盛與散騎常侍趙修鄰居宣武為修增邑舍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皆賂入其地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鄭羲孝明時胡太后臨朝為黄門侍郎封安陽子邑三百戶羲曲附左右故獲封焉羲又行貨於録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荆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

史鎮義陽在州鋭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為給事黄門侍郎

裴休光南司州刺史颺之子頗有文學善事權門孝明時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

席景通善事元乂兼以貨賂乂父繼乂為司空乃引景通為掾

趙儁之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劉騰養息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鄭雲為濮陽太守納賄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

宋頡為魏郡太守納貨劉騰言之於領軍元乂以頡為冠軍將軍凉州刺史

畢義暢孝明時襲南城縣男傾巧無事業善通時要歷郎中尚書侍郎兖州刺史大中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坐事伏法

北齊敬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賂執事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為長瑜獻

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馬遷合州刺史

畢義雲為司徒左長史時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甞隨之聽講為此欵密無所不至

唐薛曜中書令元超之子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私鑄錢百萬以遺武三

思擢為侍御史遷中書舍人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託附之繇是中宗遇湜甚厚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休璟神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彌鋭時宫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議譏之

趙彦昭睿宗景雲初自潞州刺史除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昵於韋庶人得封為隴西夫人與彦昭鄰居因附馬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彦昭納賄疏故貶官

康廉本商胡玄宗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官至將軍肅宗上元二年上表請用私財檢校山南一道驛朝廷以救弊許之仍加侍御史

吕諲天寶末為哥舒翰判官肅宗册立於靈武諲馳赴行在帝深遇之朱先輝李遵在君之側皆希旨論其善

諲亦屈己事光輝遵等故驟拜御史中丞進奏無不允從

庾凖常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

黎幹戎州人代宗時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少尹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歴二年改刑部侍郎

盧甚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為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甚無學術然善事權要
嚴綬德宗時為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劉贊卒綬傾軍府資用進奉無幾徵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
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儉時有中助因陳言已屈退及月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未一月拜諫議大夫

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太府司農卿鄜坊觀察使入為京兆尹復領大司農及兼掌錢穀供饋之事皆粗有勞績然善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

王潛自陜州左司馬歙彭二州刺史遷將作監輸賄權倖拜涇原節度使

鄭權為工部尚書然以家多僕媵俸入寡薄尋蹊他徑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時謂監軍李國澄

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聞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闕國澄初未為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元稹初為荆南士曹為監軍崔潭峻所禮居無何名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内職授工部侍

郎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薛平敬宗寶歴初自檢校左僕射兼户部尚書除為檢校司空充河中節度觀察等使平理青齊有政績時論方洽及是進絹萬疋旋有此拜議者甚惜之

舒元輿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結納太和末訓居中用事亟加遷擢自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為權知御史中丞

後唐袁象先朱温之甥也為宋州節度使莊宗既平梁汴象先厚以賂遺於權貴劉皇后及閹徒因而恩寵隆異賜姓名李紹安復為宋州節度使

孔謙魏州之幹吏自天祐十二年莊宗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

漢劉景巖初仕後唐為丹州刺史家富於財能交結豪

右

附勢

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傳曰同惡相求其如市賈蓋風頹俗靡之弊興輕進患失之機熟苟異遠圖必喻於利遂乃趨浮薄之路飾僶俛之姿忘乎廉恥之規與彼比周之效或相與引重得其歡心諂媚兼資奔競不已雖獲譏於當世而自得於心術至於假寵以貪殘傾意以傳會榮利是視志氣自滿其或寵賂彰矣顛仆隨之雖欲自全末繇也已故有屑屑無愧施施自矜者焉詩

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謂是夫

廉頗為趙將免歸長平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漢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得官爵

張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湯位至御史大夫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初受業於京師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名皆不應後為蜀郡太守而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

荀緄者彧之父也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

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緄慕衡勢為彧娶之為論者所譏
彧官至守尚書
魏何晏文帝黄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
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
侍中尚書
文欽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
求免官治罪繇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
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

驕

王思為吏雖煩碎而曉練文書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官至九卿

晉石崇為衛尉時賈謐以賈后之勢開閣延賓海内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崇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環汝南和郁周

恢安平牽秀頴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璵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與焉

劉琨為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音孚即琨妹婿也故琨父子兄弟竝為倫所委任及簒荂為皇太子琨為荂詹事

王雅既貴戚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孝武世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賔客車騎甚

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
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
衆遂赴雅焉
宋顔師伯孝武初鎮徐州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
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師伯因求仗節乃
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
王履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與劉斌孔胤秀等並有異志履叔球爲吏部尚

書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顧違離以此復為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之誅其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嘗日語汝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即還齋帝以球故履得免死廢于家

南齊李安民為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梁王亮齊建武末為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附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為之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𨽻内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其所選用視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為能

後魏長孫雅為太常卿右將軍孝明時侯剛為侍中撫

軍將軍寵任既隆而江陽王繼及雅皆以女妻剛子剛為元乂所厚故雅驟得轉進

穆建為直閤將軍兼武衛建妻爾朱榮之妹嘗依附榮榮入雒之後除鎮東將軍

劉廞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輔廞皆與其子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後為國子祭酒兼都官尚書

王翊字士遊為中書侍郎頗鋭於榮利結婚於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

郭逸以一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括太武時親用寵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

高聰為并州刺史在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高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

劉藻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

為郎中令襲子爵

張烈河東武城人孝明時為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

馮元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為檢校御史後為元乂所知元興世寒因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叱列延慶爾朱世隆之姊婿也為常州刺史前廢帝普

太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于暉字宣明為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為爾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

徐紇與鄭儼俱為舍人儼得幸於靈太后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

崔休少而謙退事後母孝謹及為司馬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高陽王雍第二女妻領軍元乂子祕書郎雅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籍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而以妻乂子議者非之

鄭義為中山王叡傅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槃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

令

中山王英子熈既襲爵累遷光祿勳領軍于忠執政熈忠之婿也故歲中驟遷

北齊許惇少純直晚更浮動初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同郡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薄之惇仕至尚書右僕射

源文宗為祕書監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

局見知然好遊諸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善於附會

和士開稟性庸鄙不閱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士開後至尚書令

後周賀蘭祥為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

唐封德彝隋煬帝初為舍人而不被用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基不嫻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彜乂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决斷刑法多濟文深詆策動行賞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亂皆德彜之所為也

丘和初仕隋為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

劉義節為少府監性明慧有幹理家富於財善附會勢要

李迥秀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繇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

黎幹為京兆尹時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侍寵含威天憲在舌幹寫心佞事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之饌傾府吏以辦之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以官在權要諸子年纔總角皆結

婚名族時議以失禮之中

裴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尋貶為施州刺史初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為判官潛結輔國後烜為中書舍人得罪貶嶺南冕乃連坐焉

房式宰相琯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陜州辟為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于頎為太府卿京兆尹好任機數專徼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載親暱之及載得罪後出為鄭州刺史

韓泰為左右神策京西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順宗永貞元年貶漳州刺史及司封郎中韓曄貶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貶柳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貶連州刺史皆以善於王叔文坐責出守

韋執誼與王叔文同為翰林學士德宗載誕日皇太子

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讚帝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

杜兼為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拜正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

王鍔自言太原人後為太原節度使鍔附太原王翃為從子以婚閥自炫翃子弟多附鍔以致名宦

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孫頗覽前史詳其成敗以王霸之略為已任韋執誼王叔文師重之當二人竊政景儉居母喪故不及禍竇羣為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及羣以罪出官景儉坐貶江陵户曹

韋顗為吏部侍郎累歷臺省自元和已來居相位若裴垍李絳崔羣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常稱有望及李逢吉以朋黨專政柄而顗之跡尤密頗為時人所譏

梁盧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嘗善待損琪有女弟𦕅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聞其𦕅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

後唐鄭珏少依河南尹張全義初為集賢校理昭宗幸雒陽珏為監察御史朱温革命於汴州改左補闕起居郎張衍為諫議大夫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後進推服復以全義之門人權要奬遇之名入翰林為學士歷考功員外郎右司郎中皆知制誥正授舍人翰林承旨轉

禮部侍郎珏自成名至昇朝掌翰墨皆全義為之提挈朱洪實為馬軍都指揮使時朱宏昭為樞密使勢傾尤盛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

崔協明宗天成初為太常卿判尚書銓時孔循任事因其門人求為輔相二年正月七日成命將出任圜言於執政曰圜比無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待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協雖為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圜孔循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

不朝者數日帝俾重誨諭之方入翌日降制拜平章事

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前不同於已者思騁其

欲鋒鋩露見多為近侍所沮

晉史圭為博陸令嘗結交要人李藹藹得罪有圭所獻

遺籤目在馬謖是善譽稍減

朋黨

夫同惡相濟譬諸市賈阿黨為比謂之小人蓋蕭艾之

一猶而風俗之競扇鮮仁從類苟利成交引用以彙征

結納而膠固澆薄之態萬狀姦詐之萌百端矯激以陳言便佞而抗志抵冒以求勝締搆而許心互推所長罔極其獘親之如兄弟合之若符節恩樹私室志傾重柄借譽以希大用興讒以攄宿憤簡附繇徑實繁有徒古君子大為之防無使滋蔓者謂此物也夫

漢灌夫武帝時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卿相侍中賓客益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魏其侯竇嬰失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格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頽慢弛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郤為根格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去聲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

賈捐之字君房元帝時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才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見言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瘉勝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瘉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

筆言語妙天下於天下最為精妙爾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許嘉也期思侯竝可為諸曹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鼎音釘言顯且欲貴矣方且是也讀如今字帝信用之

令欲進弟從我計（弟也）但且與合意即將入矣揖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立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名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顏回閔子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

舒進譚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絶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可試守京兆石顯聞知白之帝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帝語相風更相薦譽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絶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

而誅禮記王制云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偽辯言不以誠質學于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辯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

華陰守丞嘉史失其姓元帝時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右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民不靜矣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貢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内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

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朱雲字子游元帝時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五鹿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少年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不能有所前卻也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風讀曰諷羣臣朝見帝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無狀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

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泄漏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吏捕之不得）於是下咸雲獄減罪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

谷永初自託於大將軍王鳳擢為光祿大夫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帝身與後宮而已

黨於王氏成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息夫躬少為博士弟子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説顯名免汝南太守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名待詔後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書誣告東平王後皆封侯

何武為前將軍哀帝末太后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

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幾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無嗣比頻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

後漢耿秉封美陽侯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

周福字仲進甘陵人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字伯武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繇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全寄左軍師宗之次子與吳安孫奇楊竺等陰附魯

王霸圖危太子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搆和也初大帝立和為太子霸為魯王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隲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宏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晉虞預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

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蹉跌衆鼓交鳴毫氂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明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後太守庾琛命為主簿

宋徐珮之為丹陽尹司空羨之兄子少帝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

潘盛為黨

劉湛為領軍將軍與尚書僕射殷景仁猜隙漸生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迴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搆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歴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景仁字干祿縣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

之姦諂無情如此
北齊畢義雲以依附高元海為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赴本州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别暫時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
鄭頲字子默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

與舊齊南王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唐郤說德宗時為太子詹事與御史大夫嚴郢厚善建中末郢初得罪說勸太尉朱泚抗疏申其宽說為草其奏帝知之故貶說歸州刺史

竇羣憲宗元和中為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未幾拜御史中丞後與呂温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事中裴垍及垍為相貶為黔中觀察

舒元輿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結納及訓居中用事元輿亟加遷擢

楊虞卿為京兆尹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每歲銓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名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昇沈取捨出其口吻宰相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會京師有訛言文宗聞之不悅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蹤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煽於都下帝怒收虞卿下

獄再貶虔州司户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六至九百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失禮　奢侈　厚葬

失禮

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可使顛沛而求不可斯須而去仲尼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矧乎吉凶威儀之盛酬酢升降之繁享宴賔介

之容贄弊籩豆之數過與不及皆為失也苟有失之譏誚及焉

鄭公子忽以魯隱公八年四月甲辰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原壤孔子之故人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

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其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曰知禮（嗤之）

國昭子為齊大夫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為位夫子孔子也）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曰我喪也斯沾（斯盡）

也沾讀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同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

叔孫子柳魯人其父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為齊壞字也繆讀為不樛垂之樛經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為皮請總衰而環經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

其言行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絰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

漢翟方進為丞相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晉劉頌為光祿大夫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

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刻

謝安為太保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不廢音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

謝琰安子也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遭母憂朝廷疑其塟禮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

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為僕射猶以前
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轀輬車以塟議者譏之
宋張暢為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出為會稽太守暢愛弟
子輯及暢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後魏甄琛字思伯少敏悟閨門之内兄弟戲狎不以禮
法自居後終於侍中贈司徒
孫紹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老矣紹
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高肇為司徒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孝莊延昌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

隋鄭譯為上柱國沛國公有罪除名後徵見復其勲爵高祖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唐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珪性簡傲薄於自奉准

令三品已上並立私廟四時享祀焉珪通貴漸久獨祭於寢下同庶人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其營造以愧其心珪職在秩宗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呂諲乾元二年為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起復本官又遷黄門侍郎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使有司送戟至其宅既安之或曰此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諲遂權釋慘衣吉服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

禮

李晟為太尉貞元六年晟妾杜氏贈鄭國夫人初晟無正室側室王氏特封晉國夫人王氏無子而杜氏生子愿有詔為嫡子及杜之卒也追贈之詔云晟亡妻杜氏而晟實為之服緦議者以為准禮士妾有子而為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後王氏卒晟奏給鹵簿又謂亡妻王氏亦服緦而已名實服紀俱爽頗為當時所誚

李齊運貞元中為禮部尚書以妾衛氏為正室齊運冕服以備其禮時人鄙之

王紹為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孫為廣陵王順宗時詔下將册為皇太子數日而王紹上陳請改其名時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皇太子豈為以禮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是時韋貫之為監

察御史名與上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
宜改名質充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
宰相溺於風俗以為細事而不正之典章寖失比方前
代難矣
杜佑為淮陽節度使喪妻升嬖妾李氏為正室封密國
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段文昌西河人家于荆州長慶初為西川節度後為河
南節度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

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别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晨美景享薦之後即以音樂歌舞繼之如事生者縉紳哂焉

後唐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從璋奏臣母亡請准式假仍請定服制從璋帝從子令屬籍如皇子而請為母服失禮也禮寺知其不可無所上聞而止

奢侈

禮與其奢大聖誨乎寧儉富不期侈前哲戒乎自至是知滿則招損欲敗乃度故以奢為不遜侈為大惡若乃營耳目之玩尚輿服之飾紛華之靡務在於宣驕泰逸之心唯矜於處樂以敗禮而為德豈制義以存誠至於力敝取亡體汰速戾且莫知其紀極亦唯日而不足是以楊子規其凫鞹老氏謂之盜誇唯夫行之以衷約之以禮庶可保其中吉免彼惡終者矣

慶封齊大夫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智伯晉大夫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宫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史丹大司馬車騎將軍高之子為左將軍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重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内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

陳咸為冀州刺史歷楚内史北海東郡南陽太守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玉食言美食如玉也

後漢馬融為議郎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魏何夔為太子太傅遷太僕節儉之世最為豪汰

李勝為議郎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

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

吳井寧巴郡臨江人也為蜀郡丞棄官歸家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晋王愷武帝時為吏部尚書奉車都尉旣為賈充所搆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郘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夏侯湛為散騎常侍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

石崇為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寵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

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
巳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
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枚條幹絶俗光彩耀日
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
每冬得韭洴虀常與愷出游爭入雒城崇牛迅若飛禽
愷絶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帳下問其所
以荅云豆至難煑預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爾
韭洴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

不及反制之可聽踊輳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馬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後崇既誅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宋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襲封康樂公為瑯琊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阮佃夫為黄門侍郎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
及妓女數十藝貎冠絶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宫掖不逮
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效法焉於宅内開瀆東
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
詣之値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施設一
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
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南齊到撝宋護軍彦之之孫襲封建昌公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

茹法亮為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

呂文度為外監專兵權既見委用廣開宅宇盛起土山

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
陳休尚顯達之子也為侍中鎮軍將軍家既豪富與王
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
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陳集舍顯達知
此不悅及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別拜顯達曰凡奢
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遂
自即取於前燒除之
梁朱异自員外常侍累遷侍中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

至青溪其中臺池甚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悋嗇未嘗散施

陳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前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絶

後魏李世哲尚書左僕射崇之長子性輕率供奉豪侈

王超為并州治中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

隋樊略為司農卿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水陸必備

虞孝仁為都水丞伐遼之役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唐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元和中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理第過侈薄之拜光禄卿傳正精悍有力好古自飾及為廉察頗事奢侈

韋陟為吏部侍郎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童奴勢侔於

王家陟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

潘孟陽為戸部侍郎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遊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

晋史珪為樞密院學士日兩使故鄉而金裝煥赫衒其極飾有識無不哂之

厚葬

易曰古之塟者厚衣之以薪塟之中野不封不樹禮曰棺周於衣衣周於椁所以表藏掩之義思不毁之道也乃知舉稱其財斯為之禮至於後世因其侈心被以珠玉送以輿馬罄極工巧殫竭財力故仲尼興猶父之歎華元貽不臣之譏良有以乎

齊桓公墓有水銀池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又云晉曹嶷為青州刺史慝帝建興中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華元樂舉俱為宋大夫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瘞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桓魋為宋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顔回字子淵魯人也既死門人欲厚塟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塟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顔路在聽門人厚塟之

漢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既甍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塋墓域也起三山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也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冢上作輦閤之道及永巷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令將作為賢起冢塋傍内為便房

側栢題湊外為繳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及賢自殺其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砂畫棺作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
原涉祖父自陽翟徙茂陵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繇是顯名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

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
氏塟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
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後漢崔寔濟北相瑗子也瑗卒寔剽賣田宅起冢塋立
碑頌塟訖資産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
以此譏之寔終不攺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晉桓温為大司馬塟女冢中有金巾箱織金蔑為嚴罷
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南齊宜都王鑑鎮姑熟於時

人發冢得之

後魏趙修宣武時為光禄勲修之塟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塡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

唐李義府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改葬其祖父塋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

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塋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塋送之盛未始有也

李光進代宗大歷中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塋其母于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凡四十四幄窮極奢侈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册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六